

「阿、煌～」紋都看上去心情很好似的，拿著從商店街拿到的傳單呼喊著眼前的人「我拿到好東西了，陪我去一趟吧！」說著就將傳單塞到了煌樹的手上。

傳單上是一間於商店街新開的酒吧，附帶著酒券，從圖片上的裝潢來看顯得時尚。

「啊？」煌樹低頭看著被硬塞到手上的不明文字傳單，又抬起頭來看向那興致勃勃的紋都，「你什麼時候碰酒精了。」記得這傢伙以前曾經因為看著自己抽菸，而有過纏著自己想學抽菸事情發生，但是如何沾染酒類的就不明白了，大概又是在哪喝著就上癮？不過這個選項的機率極低就是，一副不明所以的看著他，乖乖牌的形象外貌只是經過包裝的？

「嗯？我沒喝過喔？」紋都說的有些理說當然，但既然現在自己用了點方式從父親那裏偷跑出來，機會難得正想去嘗試看看「所以才正要去試試看阿～」

煌樹眯起了眼睛，總覺得對方只是挖了個坑要自己往下跳的預感。「我拒絕，跟個不會喝酒的傢伙去那種地方，有什麼意思？」而且只有跟他單獨兩人，無非是得去負責他的人身安全了不是？這種活自己可不想攬下。

「別這麼說嘛～難道你不想知道我的酒量如何嗎？」伸手抓住了煌樹不讓他有機會逃跑，一邊露出微笑「你啊，難不成覺得我有其他好到可以約去喝酒的對象嗎？」

「那也該是你先說出我必須要陪你去的理由。」沒理由變成是我必須去思考那些事情，明明是對方突然的出現做出這樣提議的。「就因為不想知道，所以才不奉陪。」一把拍掉對方的手。再者自己是不可能送對方回家的，他的父親要是看到我絕對會把我殺了，而這傢伙往後也不會有好日子過，這不管是對他還是對我都不會是個好選項。說到有其他的對象，多到想怎麼選就怎麼選吧？幫派裡的小弟幾乎都喝酒，只是煌樹絕不會想找他們喝，喝醉起來也是能夠吵的天翻地覆，雖然偶爾一起喝感覺還是挺有意思的就是，見證那所謂一團混亂的場面。

「嘖嘖、你真的是我從小到大的兒時玩伴嗎？難道我……！」有些想要抱怨的話說到一半，像是想到了什麼話說到一半突然停頓了一下，音量顯然也放輕了不少「阿、還是說你……，很介意我老爸？」

突然安靜了下來，儘管自己並不想去管父親所說的那些，但也身為當事人的對方可不一定不介意，短暫的沉默過後又恢復原先的語調「那麼我還是一個人去吧，雖然並不知道要是真的怎麼了子磐會不會理睬我，阿、要是我沒回來，你最好暫時也別回去了，省得我老爸跑去找你要人。」逕自的說完了話，連傳單都還沒拿回來就打算離開。

「這不是理所當然的？」有時候在路上碰到，對方也是明顯露出嫌棄的模樣，或者假裝不認識的一陣低氣壓由自己身邊略過。「你這人還真是狡猾啊。」擅自的跑來又擅自的決定那些事情，然後又打算擅自離開，要自己假裝這一切都沒發生？「把人硬推上了賊船之後還妄想我下去。」煌樹皺起眉頭面顯有些頭痛又無奈的表情。跟印象中的人完全不一樣啊，想想他小時候多可愛？一邊喊著我的名字一邊在後頭追著走著……唉，這件事也就別再多想了。

「狡猾？.....再怎麼狡猾比不上那個只想著要升官的老狐狸。」從小到大來什麼都順著他的意思，但就煌樹的事這次自己可不想再只是傻傻地聽從了。難道父親對於自己過去的好友沒有半點想法嗎？過去所建立的情誼難不成是這麼容易割捨的？維持自己的警察官位與形象比一切都來的重要？眉頭深深皺起，這一切對自己來說實在太過荒唐，甚至荒唐到要自己也和他一樣。

.....這跟這完全無法相提並論吧。煌樹深深的嘆了一口氣。「我去、我去，行了吧。」那副陰沉的表情自己看了心情都跟著不好了，這是無可奈何的妥協。久違的.....跟他聚聚也不完全是壞事，而且自己也是真的無法完全的就把他給放下，天曉得他又會鬧出個什麼，自己可忍受不瞭良心的譴責，畢竟，他可是纏著自己最久的友人，都可以算是青梅竹馬的存在了。

「.....呵。」看著對方顯然有些無奈的神情，不知是不是有些自嘲的哼笑了聲「.....煌、無論他說什麼，我都不會聽的。」輕輕的勾起微笑，伸手抽走煌樹手中的傳單，不到一會又換上了那副嘻笑的臉孔「不過酒還是要喝喔～」

「你的人生，自己決定。」揉了揉自己的太陽穴，就對方堅持的點自己完全不明白，明明只要過好自己的人生就可以了，為什麼要對自己的事情如此執著？不惜賠上可能跟自己家庭鬧翻的風險，況且，難道他不想成為警察了？將要成為警察的人跟像我這樣的不法分子接觸，怎麼想都不會是好的情況。「這不就要跟你去了？」不過因為這是在魔界，沒有人認識彼此，所以接觸起來才更沒有所謂個顧忌。不然一般的情況，自己不可能會在大太陽底下跟對方碰面交談。

「恩恩～我要做的事怎麼可以沒你的份呢？」說著就拉著對方向商店街的方向走去「仔細想想除了上課外我們好像很少出去玩過吶。」回憶中除上課和兩家庭的聚會外，自己鮮少獨自和對方外出過，更別提同學間總是在詢問著放學後要做什麼，家庭的關係反而讓自己除了煌樹外對於其他同儕都毫無話題可談。

把視線放在對方拉著自己的手上。「那是你爸管太嚴。」儘管兩家聚會時他的父親還是會笑著暢談所有事情，但在那以外的時間都是一副嚴肅的模樣，更別說是上班的時候，那表情更是恐怖的嚇人。說起幼時兩人單獨的時間，好像除了放學後返家的路途外好像幾乎就沒什麼印象了，要不然就是去對方的家裡讀書。「所以你打算在這裡玩夠本嗎。」對方這樣強硬的拉著自己卻沒有反抗的原因，大概是因為對方的表情看起來太過喜悅，猶如回到孩提時代他那副純真的模樣，令煌樹覺得心底產生了.....微妙的感覺？但他猜想這種感覺應該稱做為懷念。

「豈有不玩夠本的道理嗎？凡事總是要親自嘗試過才曉得阿，更何況是知道自己酒量這種大事～！」要是一直不知道自己的酒量或醉態，要是哪天不得不喝酒的場合下，自己可就沒辦法拿捏分寸了「雖然這以年齡來說或許有些晚了也不一定。」說著兩人已經來到了酒吧門前，難得要接觸自己過去從來不敢多想的事情，令紋都有些興奮。

「.....大事.....呢。」對他們家而言的確是件大事，煌樹心底暗暗想著。「有想做的事情，什麼時候都不嫌晚。」一腳踏入了酒吧裡頭，雖是習慣了，但就自己跟紋都兩個人類踏入都是異界生物的地區看起來相當的隔隔不入，在外頭還好，但在這樣有邊界框架起來的空間看起來格外壯觀。兩個人就在吧檯前隨意找了個位置坐下。「但在這裡我可不指望能喝到什麼正常的東西。」煌樹這樣說著，要道遙為自己隨意點杯調酒。

「至少人界的東西都還是有的吧？」但看著酒保身後那一排排的酒類，自己卻反而不知道該怎麼點單才好，於是伸手抽了放置於吧前的清單「恩恩...，果然不懂呢～」瞇起眼，看著一條條只能勉強看得出幾項裡面添加了些什麼酒的品項，最後乾脆放回清單，拆下傳單上的酒券遞給酒保換酒。

「結果你到底點了什麼？」煌樹斜眼瞄了過去看向傳單，但上頭都是些看不懂的異界文字讓他放棄了，「不過對現在的你來說，是什麼酒對你都沒影響。」因為對方就是為了嘗試才來的，所以酒的口味也不是那麼重要吧？煌樹小喝了口剛才酒保推上來的酒，意外的味道還不賴。

「聽子磐說是一種苦艾酒呢？」等著酒保將裝了冰塊的酒杯給遞了過來，接著看酒保在上頭放了根和湯匙或叉子有些差距的物品，外加一顆方糖。只見酒保這時將酒從方糖的上頭淋下注入酒杯，然後一把火點著放置於上方的方糖。瞬間起火的方糖在高溫中迸出了藍紫色的光澤，同時帶著濃濃的甜味直竄鼻腔「哇哇、這可真漂亮啊～」

什麼，原來是苦艾酒.....苦艾酒！？「.....你是認真想喝這杯酒嗎。」看對方的眼神閃亮亮的看著眼前方糖燃燒的艷麗色彩，煌樹只感覺到一陣不祥的預感。

「嗯？有什麼問題嗎？」雖然自己確實覺得杯底的酒液是種令人覺得色彩過於詭異的色澤，加上鼻腔裡的甜味仍未散去，眼前這般景像總讓人覺得入口的瞬間或許會嘗到的是詭異的甜味。等待火焰燃燒過後，眼前的酒保伸手拿下墊著方糖的物品放入杯中攪拌，一邊注入了冰水作為調和。

「不.....沒什麼。」煌樹撇開了視線，事到如今好像又對於紋都喝醉酒是什麼情況感到好奇了，平時就這麼吵嘴的話是不是喝醉之後情況會更嚴重？直接倒下？亦或是發酒瘋的亂纏著人？想到這裡就邊喝著酒邊靜靜的觀察情況。

「聽起來不是沒什麼的樣子呢？」端起酒保推過來的酒杯，聞了聞不外乎是滿滿的酒精味，外加了一點自己無法言喻的香味。紋都皺了皺眉，稍微嚐了一口，但初次接觸這樣的味道令人無法理解究竟是好喝又或是不好喝，更別提口中的液體經過舌腹滑入喉嚨裡時有些火辣的感受，阿阿.....突然覺得自己是不是應該先買啤酒嘗試才對。

「怎麼樣？第一次喝酒的感想。」看著他的表情看起來不是非常喜歡，煌樹忍著逐漸上揚的嘴角，繼續嚐著滑入口裡的酒液。

「是這個的口感本身就是這樣還是這就是個特例？」擰著眉，望著杯中的酒液顯然有些猶豫是否要再繼續喝一口。也許會有新的想法也不一定？但口舌中仍殘留的酒精味和苦艾酒本身特殊的味道仍然讓人望之卻步。

「.....呵。」又點了杯調酒推了過去，「這味道好些，不過後勁強，試試？」如果對方不喝的話那麼自己喝就是，不過.....在喝了苦艾酒之後，他能夠在繼續攝入更多的酒精嗎？說不定是後的畫面會很慘烈也說不定。

「……唔、還是先讓我把那個味道沖淡吧。」向酒保要了杯白開水，拿來就往嘴裡灌了幾口「不過這剩下的該怎麼辦呢？放著不管嗎？」感覺上有些浪費，但自己確實不太想再碰了。

「如果你不喜歡那味道，就擱著吧。」酒就是要喝對自己胃口的，否則就算喝再多也得不到滿足。口味香甜的酒對初學者來說相當的吸引人吧，只是隔天睡醒不是太好看就是。

「也只能這樣了。」不然總覺得再繼續喝下去都不知道是被那些草味給弄得有些暈乎乎的，還是酒精的因素了「還是喝喝看你給的吧。」端過色澤明顯漂亮許多的調酒「這顏色看起來感覺很討女孩子開心啊？」比起詭異的綠色和乳白，這樣繽紛的色澤看起來倒是鮮明可愛多了。既然是來嘗鮮的，便沒做多想將酒液往嘴裡送了口。

這傢伙在說什麼啊，把自己當女孩子嗎？雖然他確實說的沒錯，但在這種情況下果然有些詭異。「味道好多了？」觀察下對方的神情沒有像剛才喝苦艾酒那樣的糾結表情，肯定覺得好入口多了。

「好甜——～」雖然自己並不討厭甜食就是了，但這一瞬間入口的甜味真的讓人有些懷疑這是酒嗎？不過相對的確實比起剛才的苦艾酒好入口多了「這該不會就是傳說中拿來拐女孩子的調酒吧？」晃著手中的酒杯勾起唇角，雖然沒過去沒喝過酒，但多少也聽過些私人案件常發生的狀況。

「呵、這確實是能吸引女孩子的目光，但對方願不願意上勾又是另一回事。」這當然也只能拐騙那些不懂酒品亦或是沒喝過酒的女孩子，對那些在酒吧裡打滾多年的女性可不管用，偶爾遇上幾次某些女性差點慘遭狼手時，煌樹都會出手搭救，不禁感慨這些女性都在想些什麼？完全沒有防備的就來到這樣不安全的地方。「你上勾了嗎？」他笑了笑，只是單純的想嘲笑對方邀請自己來這裡的事情而已，而且，紋都的臉色就算在偏暗的燈光下也看的出來已經泛紅。

「唔嗯～……如果我是女孩子的話大概已經癱倒在誰的懷裡囉～～」有些開玩笑地說著，微微的暈眩感在腦中擴散開來，語調也變了幾分「阿、不過煌一定不會放著我不管的吧？」呵呵的笑了幾聲，雖然仍維持著嘻笑的話語，但臉上的表情卻看似在想些什麼。

這傢伙到底哪裡來的自信？怎麼也不想想當初我其實來的意願不高這件事。「這可難說。」刻意的忽略前頭那句玩笑話，淺淺笑著低頭喝著自己的酒。「難道你期待我把你扛回去？」雖然難度不高就是。

「比起只是把我送回去，我可是更期待……」撐著臉看了過去，想說些甚麼卻越來越覺得無法在腦中好好的思慮過「……回去吧，煌。」突然這麼說著，卻沒有起身的意思「就算不回到那個“家”也無妨，你可以有更好的……。」

……期待？這傢伙肯定是神智不清了，連話都說不清楚。「不回到那個家？……我本來以為你醒著的時候說話就夠曲折的了，沒想到喝醉更嚴重嗎。」煌樹皺起了眉頭，看著那個說著要回家卻仍坐在原處的友人。

「……………」默默地看了眼對方，覺得有些口乾舌燥又喝了口酒「……我…想知道你為什麼會這麼做的理由，絕不可能只是因為那樣而已…」擰起眉，那種暈乎乎的感覺似乎又更大了些，眼前的酒杯輪廓看來也有些模糊「我無法放任自己看著你繼續……這麼做，…………說起來我還曾經想過，你是不是會恨我那將你父親棄之不顧的父親……還有……………」是不是也…………。

煌樹又喝了口酒，轉回了視線，他似乎有些明白對方到底想說什麼。「如果你想問的是我為什麼要當上魔王，我只能說那與你無關。」之所以來的目的、理由，對方沒有知道的必要性，他只為了自己而前來，而比起自己他更介意的對方是因為自己才闖入這裡。「你的父親？啊啊……他的作法我沒有任何想法，只能說那是正常人的反應，身為一介警察就該懂的避嫌，才不會淪落到我父親的下場。」輕描淡寫的帶過，猶如這件事與自己無關似的，煌樹點起了根菸抽了起來。

「…………這樣嗎…？」沉默了一會兒，將杯子裡所剩的不少的酒液飲盡「恩恩……？沒了啊？」輕笑著將杯子推回桌面「想知道我為什麼要來嗎？」抽過寫滿調酒的清單睜眼望著，但眼前如同毛蟲般的字體卻讓人怎麼也看不清楚，不知該如何選擇「原本有這麼奇怪嗎？」自說自話的似乎也沒有在意煌樹是否有回答自己，又開口說道「……對我而言那樣安排好的前程不去也罷，那不過只是……父親的期望。」雖然曾經自己對這樣的選擇曾經堅信不移「……在那樣的事情之後，感覺突然間開始懷疑了起來。」

「你想說的話我聽聽也無妨。」這傢伙看來是喝醉了之後會講話慾望大增的類型？煌樹雖然知道對方是個喜歡拐著彎說話的傢伙，但這樣直白的說出自己腦袋裡的話這還是第一次見到。嘛……他想說就說吧，這也是平常壓抑過久的關係。「我倒覺得你挺適合的，警察。」如果他能當上的話，肯定會是個不錯的警察，就像他的父親一樣。

「阿阿、……大概還是會當吧。為了一些原因，還是會去的。」隨意叫來一位酒保指了一個項目，雖然就連自己也不知道那是甚麼，不過既然都列在上頭應該是不會差到哪去「為了想知道的事，需要更多的消息來源，線民也好……幕後也罷…………當然還有我所不知道的你。」看向身旁的人，臉上顯然看不出甚麼表情「……這是除了過去那一切以外，目前最放不下的事情，包含到這裡來也是，就算你不願告訴我……。」抿了抿唇，望向對方的視線游移開來，顯然不願去看對方有所拒絕的反應。

「我說，比起他人的事情，你更需要多在意自己的事吧。」就算自己跟他幼時的關係多麼的親暱，那又如何了？就為了這樣已經墮落的自己而闖入這個世界，真的沒問題嗎？他難道都沒有想過這些？「我跟你嚴格來說只能算是個外人，比起來這找我，倒不如回去跟著你的父親學習如何當個警察。」沒錯，那樣會好上許多。跟自己在這個世界頹廢下去不會是件好事，荒廢的學業也會跟不上。

接過酒保推上來的調酒，卻沒怎麼品嚐似的喝了一大口「對我而言你可不算是毫無關係的外人……！」就算繼續這樣維持下去，也永遠不是……！「……就算真的……也…………。」濃濃的酒精味感覺就在口腔裡揮散不去，眼前的景象也越加的混亂「…………沒所謂，就算是那樣也……能不能當上警察也…………。」推開眼鏡抹了抹雙眼，似乎是想讓自己藉此清醒一些。

不算是毫無關係的人？「那還真令人欣慰。」煌樹還真不知道兩人這樣到底要以何種關係作為界定。撇了眼紋都，明白對方已經醉的有些神智不清的地步，無奈的嘆了口氣，提醒著對方是否要先回去。「你喝醉了，回去吧，都。」

「……恩恩…？去哪兒呢…？」有些順勢的往桌上趴了上去，其實是不是要繼續待在這裡對自己來說是無所謂，但此時此刻的自己卻也有不想去的地方「恩……但是，不要回家。」

「不回家你能去哪？」不知道對方在魔界的住宿決定在哪，況且，這傢伙真能在這住嗎？要是失蹤個幾天人間界的那頭可是會亂成一團的，更別說紋都的父親會動用多少警力去把他的寶貝兒子找回來。對方跟自己不同，自己可說是完全沒有包袱，在小小的幫派就算失蹤多久我想都不會有人為此去報警或什麼的，也沒有名為家人的包袱存在，可以說是完全的自由之身。「就算抵抗我也會請子磐送你回去。」像在這種時候就越覺得魔魔君的存在特別方便。

「真過分阿……呵呵、」拉開腰包伸手進去摸了摸，拿出了張磁卡塞給對方「商店街那兒，暫時一天不回去不會有問題的……」臉貼著冰冰涼涼的桌面讓人覺得有些舒服，眨著眼顯然有些昏昏欲睡。以備不時之需的住所總是會有派上用場的時候的，這樣能把握的條件永遠不嫌多。

「我可沒說要把你送回去。」不知道身邊的人究竟是何居心，明明只記得要陪他喝酒而已，現在卻得連回去都得護送？雖然是意料之內。煌樹的眉頭糾結起來，把卡又推了回去，「犯不著一定得我送吧。」指了指他身旁的魔魔君。「還是喝醉了連腦子都無法運作？」連傳送這基本功能都忘了。

「阿，是這樣呢。」輕笑了聲，身邊的紫色身影卻只是嘻笑的鑽入暗處後消失了身影「不過……」雖然還想要說些甚麼，但漸漸沉重的眼皮和遲鈍的腦袋卻怎麼也無法使喚「我…還……。」話未說完便沉沉的睡去，顯然是絲毫不擔心自己就這麼在這裡睡去會有甚麼問題。

「喂、喂…都。」伸手拍拍他的肩頭，發現人已經完全沒有意識了，而他的魔魔君也完全不知去向，「搞什麼啊，這是開我玩笑？」儘管不願意，眼下卻只剩下這個辦法了，他壓下有些焦慮的情緒，想著這也算是自己壞心眼的一點小報應吧，攙扶起紋都把他也給背上了肩頭，只能暗暗的祈禱對方不會吐在自己身上。

熟悉的氣味只是讓紋都環抱著煌樹，不自覺的蹭了蹭「……煌、」輕聲的呼喊著對方的名字，卻也只是喊了聲就沒有下文，更加不願放手的攀緊了對方。